

世界文学名著精品

远方出版社



茶花女

(法) 小仲马

111
27
:34

茶花女

(法)小仲马 著

世界文学名著丛书

《茶花女》

上海出版界

(上海出版界)

上海出版界

上海出版界

上海出版界

上海出版界

世界文学名著丛书

《茶花女》

上海出版界

(上海出版界)

上海出版界

责任编辑:赵志忠 戈弋

封面设计:思维设计工作室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世界文学名著精品 /韩芳编译. -呼和浩特:远方出版社
2000.1

ISBN7-80595-616-2

I.世… II.韩 III.文学 作品综合集·世界 IV.I11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1999)第 76737 号

世界文学名著精品

《茶花女》卷

远方出版社出版发行

(呼和浩特市新城区老缸房街 15 号)

内蒙古新华书店经销 北京市社科印刷厂印刷

开本:850×1168 1/32 印张:540 字数:12000 千

2000 年 3 月第 1 版 2000 年 3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1-3000 册

ISBN7-80595-616-2/I·251 定价:678.00 元

(本册定价:9.80 元)

内 容 提 要

这是一个凄楚哀婉的悲壮故事。

男主人公阿尔芒是一个初涉巴黎社交圈的年轻人，他的父是一个正直的税务官员，有着很好的口碑。

阿尔芒的生活算是中等，一年享受父母给予的八千法郎年金，本来可以学一门手艺，或娶上一位大家闺秀安安稳稳地过日子。

一个偶然的机会，阿尔芒认识巴黎的一代名妓玛格丽特，她优美动人的面容上略有病态，然而正是这种病态的美和楚楚动人的神态一下子打动了阿尔芒的心弦。通过引荐，阿尔芒结识了这个女人，但因为不懂社交场上的规矩，小伙子受到了自己钟爱的女人的奚落。

不甘受辱的阿尔芒决心一定要得到这个傲慢女人的垂青，于是他四处打探这个女人的底细，寻找接近这个女人生活的途径。

后来，他得知，玛格丽特由一个富有的老公爵供养着，传说老头象对待自己女儿一样爱着年轻的妓女，为他一掷千金；同时，另一个年轻的伯爵也对玛格丽特穷追不舍。

阿尔芒在一个女商人的帮助下终于渐渐接近玛格丽特，终

于两人成为情人。

阿尔芒爱着玛格丽特，同时玛格丽特也爱上了阿尔芒，两人在巴黎近郊开始了几个月浪漫而温情的偷情生活。

然而，最让阿尔芒不能忍受的是，两人的生活开支和起居费用竟然是由老公爵承担的。

玛格丽特是那种一掷千金的女人，从不考虑未来，整天要饮酒、看戏、作乐，这对一个仅靠微薄年金生存的青年人来说，不能不说是一种巨大的压力。

老伯爵发现了两人的偷情秘密，断绝了对玛格丽特的经济的投入，于是玛格丽特靠变卖家具和珠宝维持两人生活的“平静”。

但好景不长，阿尔芒与巴黎名妓的偷情传到了C城阿尔芒父亲的耳朵里，正直的父亲略施小计，便使一对情投意合的年轻人分道扬镳。

玛格丽特重新回到了巴黎，重新开始了纸醉金迷的生活，并且投入了她原先十分鄙夷的年轻贵族的怀抱。

但在巴黎，两人的恋情成为丑闻四下传开了。这一切使阿尔芒愤怒不已，他决心要报复玛格丽特这个无情无义的女人。

重回巴黎的阿尔芒，首先锁定了目标，他找的人也是一个年轻貌美的妓女，更重要的是，这个女人是玛格丽特的密友。

他步步为营，在社交场合公开追逐新人，大把花钱，轻而易举地征服了这个年轻的女人，同时，阿尔芒四下传播自己和玛格丽特的艳事，一次次使原先的情人丢脸。

而此时的玛格丽特，身体已是每况愈下，面对阿尔芒的折磨，她来到阿尔芒的居所，试图劝说阿尔芒停止攻击，以平静地度完自己即将结束的最后日子。阿尔芒在自己家里又一次无情征服了这个女人的肉体。

几天后玛格丽特喊着阿尔芒的名字，死去了。当她的仆
人把玛格丽特最后的日记交到年轻人手里时，阿尔芒明白自己
正是错了……然而如何能够补救自己的错误呢？

这是一个爱情故事，爱原来是可以超越阶层、超越金钱的，
然而十九世纪的巴黎，一个妓女的爱，更为后人展示一幅血淋淋
的、世俗的肮脏画面和风情——使人世不深的年轻人从中得到
一些警示……

作者简介

亚历山大·仲马(Alexandre Dumas fils, 1824-1895), 法国作家, 为了区别于法国著名的戏剧家, 历史小说家仲马(《基督山伯爵》、《三个火枪手》的作者), 后人称他为小仲马。小仲马的父亲大仲马是十九世纪法国浪漫主义文学运动的一位骁将, 不过他成名前, 只是某贵族家里又穷又寒酸的抄写员。1823年, 大仲马与地位卑微的缝衣女工卡特琳娜·拉贝相爱并同居, 次年诞下了小仲马。由于两人从未履行过结婚手续, 所以儿子小仲马没有合法的身份, 是一个私生子。童年的小仲马, 常常受到别人的奚落和羞辱, 生活上靠母亲缝补衣服的微薄收入, 勉强维持。这在他内心深处这段可怕的打击和刺激, 一直保留到他晚年的记忆里。

1831年, 父亲大仲马与一位女演员同居生下了一个女儿, 女演员要求大仲马通过法律形式承认女儿的合法地位。这时大仲马才记起自己还有一个儿子, 于是找到了儿子, 通过法律的形式认领了他。这就意味着小仲马必须挥泪离开自己的生母, 为此他深感人世间的残酷和不公。

来到父亲身边, 使小仲马从一个纯朴少年, 渐渐变成了一个纨绔子弟, 开始了他追逐声色犬马的荒唐生活。可是毕竟有过

与母亲卡特琳娜相依为命度过的七年艰难岁月，所以，在少年时期，小仲马虽然生活放荡，但良知和同情心却始终不曾泯灭过。也许是受父亲影响，他不满 20 岁便发表了小说和诗歌，但早期作品均未引起文坛关注。

十九世纪中叶的法国，是一个物欲横流、奢华浮夸的社会，人人崇尚金钱、美女、华宴、享乐，这在很大程度上对小仲马的青年生活是一种负面的影响。

1844 年 9 月，小仲马邂逅巴黎的名妓玛格丽特真名为阿尔丰西娜·普莱西，出生于诺曼底贫苦家庭。她 15 岁被卖给波希米亚人，这帮流浪汉又把她带到巴黎。这女人的美丽的容貌、无限的风情一下子就迷住了初涉风月场的小仲马。这妓女有严重的肺病，加上无节制地饮酒作乐，经常咯血，面色病态，此时，青年小仲马无微不至地关怀，很快打动了这个女人，不久，玛格丽特便成了小仲马的情妇。

小仲马对玛格丽特的感情是矛盾的。一方面他对这个女人给予了深切的同情与爱恋，另一方面，对这个女人又有一种猎艳、狎褻的心理。他为这个女人大把花钱，最后负债累累，其中有强烈的占有欲，然而他又不容忍玛格丽特同其他的男人来往。虽然他们一同度过一段幸福而缠绵的幸福时光。

1845 年 8 月，由于妒忌和无奈，小仲马写去了一封绝交信。这封信写得情绵绵，充满了痛苦、妒忌和无奈。那时的玛格丽特已经重病在身，这次分手，对这个女人是更大的打击，终于一年多以后，她告别了人世。

此时的小仲马，象被注射了强心剂，他愤笔疾书，仅用了一个月，便写出小说《茶花女》。之后，他自己试图着手将小说改编成话剧。小说创作尽管异常顺利，但话剧《茶花女》的问世却经历了不少波折。首先是父亲大仲马的反对，断言这不是一个好

的题材,后来书报检查机关以“该剧不符合道德规范”为由,无理刁难。

为此小仲马不屈不挠进行了三年的争斗,终于在1852年2月获准在巴黎演出。这天,恰恰是玛格丽特去世五周年的祭日。

小仲马创作的《茶花女》,可以说是十九世纪法国社会的缩影,表现了那时期人们的家庭、情爱伦理观,从另一个侧面讴歌人性中善良、美丽的情操,鞭鞑了资本主义腐朽、虚伪的面貌。可以说,小仲马是一个怪才,通过这部作品,他为后人留下了一座无法超越的丰碑。

素素本固然是，士文育至甚，下香取冬的登决只到些一言登
眼慕旁至甚，哥就县五门城国，为野平兵为得冲半素言口口，半
。半素由蒲期普贵厥

晖计班公成因，慕楚所哥磨出成公廿武印融丁白即庭来司

。里哀莫的支如。1. 拍卖风尘豪宅，展式勇气之察取
室韵文效些玄最悠来期，西来韵普感支成韵会并离土雷祖

。岩洞内
韵文效些玄野，半素其冠就是韵文成韵会并离土里青那玄

而断韵会并离土普早聘制司，普藏登韵断向古替天恩付东荣

自言我认为只有深刻地研究过人以后，才能创造出人物，就象要
讲一种语言就得先认真学习这种语言一样。

在我今天还尚未学会文学创作时，就只能平铺直叙讲故事
了。

因此，我要诚请读者们相信这个故事的真实性，故事里的所
有人物，除了女主人公外，都还仍在，并且，收集在这里的大部分
事实的见证人就生活在巴黎，要是我的证明还不够充分的话，他
们还可以进一步作证。由于一种特殊的缘故，只有我才能把这些
些实情写下来。

事情的经过是这样的：

1847年3月12日，我在拉菲特街看到一则广告，上面通告
拍卖家具和珍奇古玩。广告没有提及去世人的姓名，只是通知
拍卖将于16日中午至下午5点在安丹街9号进行。

广告上还附带通知：有意者可在13~14日两天参观住宅和
家具。

我一向是古玩爱好者。我决心不放过这次机会，即使不买
什么，至少也得看看。

那天，我来到了安丹街9号，尽管来得很早，然而套房里已

经有一些捷足先登的参观者了，甚至还有女士，虽然她们衣着豪华，门口有豪华的轿式马车迎送，但她们还是惊讶，甚至羡慕地观赏着眼前的奢华。

后来我明白了她们为什么如此惊讶和羡慕，因为在我仔细观察之后便发现，原来我竟置身于一个高级妓女的套房里。

所谓上流社会的妇女想看的東西，原来就是这些妓女的室内陈设。

参观者里上流社会的妇女们虽说极其豪华，但这些妓女的装束打扮每天都在向她们炫耀着，仿佛领导着上流社会的潮流时装，同她们一样，这些女人在巴黎歌剧院和意大利剧院拥有自己的包厢并且紧挨着她们。

在巴黎，这些妓女招摇过市卖弄姿色，袒露她们的风流韵事。

此刻这房内的女主人已死，因此最贞洁的女人也都可以进她的卧房。死亡净化了这块富丽堂皇之地的污秽空气，再说，她们可以假托是为拍卖而来，并不知道死者是谁。当然这并不妨碍她们在这些珍贵的物品中寻找这种高等妓女生活的痕迹，肯定有人对她们讲述过有关这位妓女生活的奇妙故事。

不幸的是，这些神秘伴随着这位女神一起消逝了，尽管这些贵妇们揣着良好的愿望，但她们只能看到她去世后要出售的东西，丝毫领略不到女主人生前挥霍过的奢侈豪华。

我尾随着比我先来一步的名门闺秀在豪宅里转悠，跟他们走到了梳妆间门口。淑女们笑着退了出来，我倒要进去看个究竟。

那里确实是有不少东西值得买。家具全是上品货，布尔式的巴西香木家具，塞费勒和中国的瓷瓶，萨克森的小雕像，缎子天鹅绒的花边饰品，应有尽有。

梳妆间里摆满了各种精致的用品，从中可以看出死去的女人在世时穷奢极欲到何种程度。靠墙的一张三尺宽，六尺长的大桌子上，奥科克和奥迪奥制造的各种珍宝闪闪发光。

这里尽是些豪华的收藏品，这上千件物品对这房间的女主人来说是必不可少的，它们全都是金子或银子做的。然而这些收藏品只能是逐渐积聚起来，不可能是一个情夫办齐的。

这位妓女的梳妆间并未让我感到不快。我饶有兴致地仔细观看每件物品，我发觉这些精雕细琢的用品上都铭刻着不同人名的开头字母和标志。

我看着所有这些东西。每一件都向我显示这个可怜的姑娘每一次的色物交换。

看来，上帝对她是仁慈的，没有让她受到通常的惩罚，而是让她在衰老之前，在奢华的生活中，保持着美貌离开人间，因为衰老便是妓女的第一次死亡。

可能有一种永久的悔恨——不是悔恨走过的邪恶道路，而是悔恨错误的算计和胡乱花费的金钱——是人们可以听到的最凄惨的事情。

我认识一位昔日的妓女，她的过失给她留下的只有一个女儿，据她同代的人们说，她的女儿几乎和她年轻时一样漂亮。

她从来没有对这可怜的孩子说过：“你是我的女儿”，只要求她为自己养老，就像她养育了她的童年一样。

这个可怜的姑娘名叫路易丝，她听从母亲的安排，开始了卖笑生涯，不是出于意愿，也不是出于情欲和乐趣，而像在从事一种职业。

我会永远回想起这位年轻姑娘，她每天几乎在同一个时刻从林荫大道上走过。她的母亲一直陪伴着她，就像一位真正的母亲陪伴着心爱的女儿。

我那时很年轻,但已经准备接受我所处时代的浮浅道德观。然而回想起这种丑恶的监视行为,我从心底产生蔑视和厌恶。

绝没有一个处女的面孔像她一样,流露出那种天真无邪的感情和忧郁痛苦的表情。

那简直是一尊“顺从”的雕像。

一天,这个姑娘的脸上露出喜色。在她母亲操办的放荡生活中,上帝似乎允许这个女罪人得到一点幸福:她怀孕了。

路易丝赶紧把这使她万分欣喜的消息告诉母亲。

这事实令人羞于启齿,然而我们并非在这里随意讲述什么伤风败俗的事情,我们叙说的是一件确凿的事实,要是我们认为不必经常暴露这些女人受的苦难,那最好还是保持沉默。

路易丝的母亲回答女儿说,她们俩度日已经很艰难,三个人更没法过了,还说怀孕只是白白浪费时间。

第二天,一个产婆来看路易丝。路易丝在床上躺了几天,下床后脸色比以往更苍白,身体更虚弱了。三个月后,一个男人对她产生了怜悯,对她进行精神和身体的治疗,路易丝终因流产的后遗症而死去。

母亲还活着:怎么活呢!上帝知道。

当我凝视着那些银器时,这个故事又出现在我的脑海里,在我的沉思中似乎过去了一段时间,因为在房间里只剩下我和一个看管人,他站在门口仔细地审视我是否偷了什么东西。

我走近这个正直的人。

“先生,”我对他说,“您能告诉我这位女主人的名字吗?”

“玛格丽特·戈蒂耶小姐。”

“怎么!”我对看管人说,“玛格丽特·戈蒂耶死了吗?”

“是的,先生。”

“什么时候死的?”

“我想是三个星期前死的。”

“为什么要让人参观她的套房呢？”

“债主们认为这样可以抬高售价，可引起购买者的兴趣。”

“那么她欠下债了吗？”

“啊！先生，许多债呢。”

“拍卖可以抵偿债务吗？”

“还有多余。”

“那么余款归谁呢？”

“给她家里。”

“她还有家？”

“好像是有的。”

“先生，谢谢。”

看管人对我的意图放下心来，向我致意，我走了出来。

我情不自禁地对玛格丽特·戈蒂耶的命运产生怜悯之情。

不少人对我这种宽容烟花女子的态度一定会觉得非常可笑，我保持着沉默，不想为这种态度与人辩白。

一天，在去警察局取护照时，我看见邻近的一条街上两个警察带一个姑娘。她热泪滚滚地哭着亲吻一个只有几个月大的婴儿，她的被捕就要使母子离散。从这天起，我就再也不会随便轻视一个女人了。

2. 香榭丽舍茶花开

拍卖定于16日举行。在参观和拍卖之间有一天的时间,好让挂毯商有时间把帷幔、挂毯等东西拿下来。这些日子,我刚旅行回来,没有人告诉我玛格丽特去世的事,平时朋友们总是把重大新闻转告回到首都巴黎的人。玛格丽特很漂亮,但这些女人生前的生活曾引起轰动,她们的死就格外冷清,她们就像太阳一样升起下落并不引人关注。当她们年纪轻轻就死去时,她们所有的情人得知死讯时,会相互谈论对死者的回忆,但彼此的生活依然依旧,他们连一滴眼泪也不会有。

今天,当一个人到了25岁的时候,眼泪变成如此稀罕的东西,不能轻易为随便哪个女人流淌。至于我,虽然在玛格丽特的任何物品上都找不到我姓名的起首字母(参见第一章),但我刚才承认的那种本能的宽容和天生的同情心使我久久地思量她的死,也许她还配我这样思念。

我记得经常在香榭丽舍大街上遇见玛格丽特。她每天都必定乘坐一辆由两匹棕色骏马拉着的蓝色双座四轮轿式小马车来到这里。我注意到她身上有一种与她的同类人所不同的风韵,合着她那超群的美貌更加楚楚动人。

因为没有任何男人会愿意公开夸耀自己对她们的夜间的爱